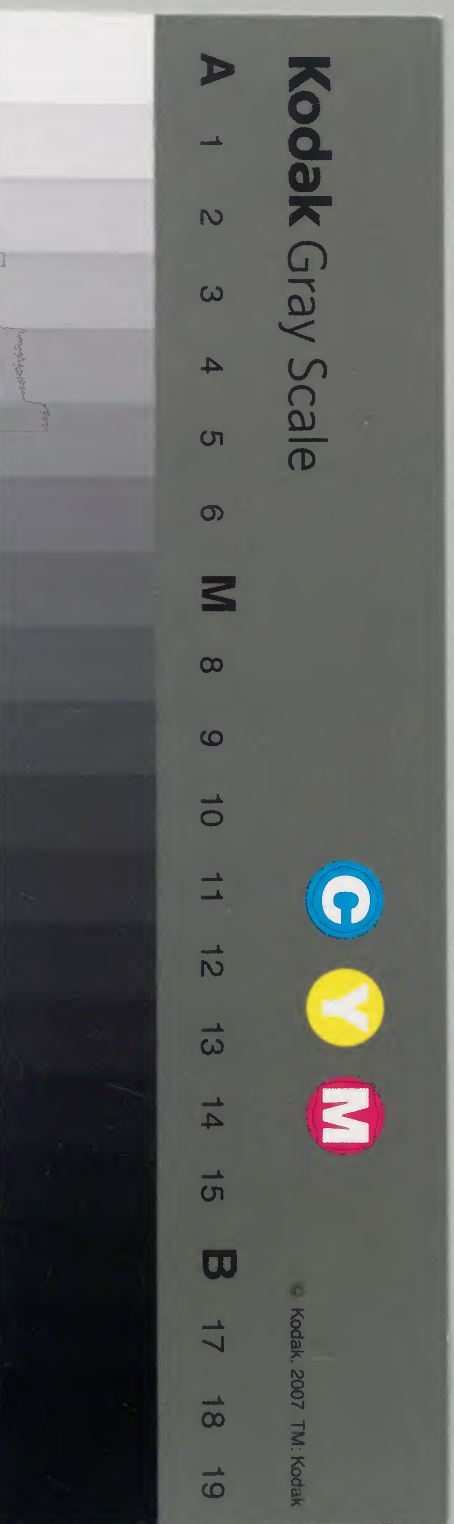


群書治要卷四十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77
冊數	47 ( 45 )	
函號	別	40 1



群書治要卷第卅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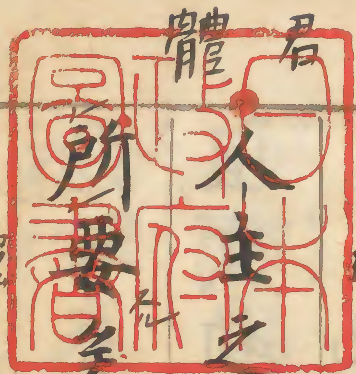
體論

典語 論 御本

體論

淺草文庫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群臣知  
非好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偽行要名  
而女臣以偽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奉天下  
應之矣。君以偽化天下。欲自信惇樸誠難矣。雖  
有至聰至達之主。由无緣見其非而知其偽况

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魏之矣。右曰：名赫之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囂然自以為名有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群臣璫之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偽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群臣也。御群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

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教，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為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廢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久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廢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

偽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辨  
邪偽之術以營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  
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  
售其說此聽後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也  
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  
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  
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  
臣體離而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群臣內疑妻子其引

謹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  
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曲入不善進善  
亦無曲入故湯拳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  
堯何遷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  
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為繼踵千里  
一人是為比肩而拳以為戒是猶一噎而禁食  
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  
何且令人主財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為君  
父乎是猶斲其枝而欲根之蔭掩其目而欲視

之明至少襲獨立之跡而顧其扶疏也夫殉名好術  
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為君之道凡事庸密人主  
苟密則群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即  
趙高之教二世不庸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  
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  
機事不謂凡事也亦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  
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  
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不可察歟夫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

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  
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測君之體也君  
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  
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為政者務在於擇  
人而已及其求人也不揔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  
不失賢矣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  
也人有厚得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言其小  
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  
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

以小故妨大義也不以小故妨大義故能成大  
 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徒  
 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法道則師乎法  
 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未必能制馬也  
 適所以結其手也人君之教至少而人臣之教  
 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  
 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  
 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有景公君君弄禮則有國五尺之童皆能勝

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礼也今末世弄禮  
 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  
 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  
 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馳伊尹  
 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  
 雖騷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  
 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  
 其通故帝不遇之也除却湯武聖人之君任賢  
 之功近觀有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劣於索人逸

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  
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采  
乎一曰仲父二曰父仲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  
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為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  
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  
背不亦昭々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莫不欲深樂而惡勞辱也統桓不得其所欲而  
不危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富貴之崇廉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

跡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富貴崇廉而處之  
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猶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  
親近者之用故魯國不知簡舍是人主之大患  
也使暗者為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  
愚者斷之使循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  
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  
則民不偷兼聽有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  
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墜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而佞悅者止虛偽者退而貞儻者起自群臣以

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  
易慮及其端懿此之謂政化之極庸斯論者明  
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  
為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為體相得而後為治者  
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為  
君目將司明也汝為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  
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斯  
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  
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  
間矣然而聖人猶復增而致之故其化益溥其  
恩益密自然不復教化之務也奸人離而間之  
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  
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為劫殺之資也  
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惑於偽  
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登  
高者愈懼愈危之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



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  
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存自  
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  
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為  
安。及其為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奉  
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也。  
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  
其君。畜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下  
比以闇上。不上周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

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  
程功積事。而不淫其報。進賢遠能。而不求其賞。  
道隆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  
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闇明  
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  
而臣偽。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困滯  
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以  
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畫哉。是以古  
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

故曰及闇之  
臣及深之

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萃衆不立高以為  
名不為苟得以偷安不為苟克而無耻是以至  
人之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  
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  
離道化流而不蘊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  
道御之也臯繇瘖而為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  
曠盲而為太庠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為貴  
是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  
掩聰也觀夫辭倍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

倚伏以探民情是為以軍政屬其民也而淫民  
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復哉為君也夫  
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柔愚弱而  
神惡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  
故南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  
能苞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  
以身為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  
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為政者不可以不  
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已所不欲不施

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  
民不憂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  
夫修之於鄉閭。懷之於朝廷。可惜也。修之於已  
立懷之於闔指。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  
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况害仁以求寵乎。  
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  
慮足以畜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  
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  
苟容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

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  
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為  
臣之體也。凡趨舍之患。在於身可欲而不慮其  
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迫於危辱。昔孫叔  
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  
位滋高。而其札愈恭。正考父。仰高及力經及庶也 偃俸而走。昇平仲  
辭其賜邑。此皆身滿以冲。為臣之體也。夫不憂  
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已之不富貴。此古之  
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羨慕。而

君子之所以為耻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拂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業，此中主之臣也。端殺而守法，壹心以事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

其慶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德之在己而遭遇在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偽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修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為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為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

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  
 各隨其後不為管仲即為鮑叔耳其次莫如廣  
 樹而並進之不為魏成子即為翟黃耳安有壅  
 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為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  
 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也  
 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為  
 君子由乎義則失為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  
 義利為之本也 是以君子慎趣舍焉 夫君子

直道以耦耦 小人枉行以取容 君子擯人之過  
 以長善 小人毀人之善以為功 君子廣廣 賢容眾  
 以為道 小人徼徼 評懷詐以為智 君子下下 學而無  
 常師 小人耻耻 學而羞羞 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  
 界也 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  
 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庸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  
 如不及 小人則不然心不不 在乎道義之經口不  
 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不 力行以自定  
 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

政體

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  
 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  
 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  
 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  
 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  
 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庸曲得其情其唯誠  
 乎

孔子曰為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

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耻且格然則德之為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  
 禮也者其道守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  
 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  
 而并イタムキ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庸  
 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  
 民者其術御馬乎正其術勒有其轡策均馬力  
 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  
 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  
 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

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群臣自污也。是以為政者必慎擇其尤。右之正則人主正。至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違。而性險。二曰儻行。而志堅。三曰言偽。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修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况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

刻剥之。雖過乎痛。百姓不以為暴者。公也。慈曠飢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廣宥之。雖及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為徧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虐約而勸善。刑者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假。其過重則傷。善今之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辨輕重之文。不示百姓之心。而謹奏庸之書。是治化在東而走

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權其末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庸之難必也。徒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評罪人，則駈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為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為制，謂之忠。其庸庸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駈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

後察之疑，則與眾共之。眾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為法不具也。以為法不獨立，庸須顯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辭。眾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為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為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慈離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群吏人主



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  
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  
無耻免而無耻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  
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  
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  
鞅連相生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  
國遂滅札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奸邪並生天下  
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即位  
躬修玄默論議務在實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

風至於孝武微發煩教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  
吏擊斷其亢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  
令轉相比况禁固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  
能偏觀茲吏因緣為市議者咸恣傷之凡治獄  
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為之主不放評不旁求  
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劾之法參  
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明  
聰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  
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

庸察

計謀

此下時

務論九

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誣察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誣察

夫聰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

主聰察不博偏愛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

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教有所亂

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教利害之說

雜而垂至以干闕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

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聰

察不美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

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

則計日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

危矣聰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

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拳國無深謀之臣

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聰察所考精與不精審

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

主也納陳恆之謀則下南陽不用毒敵之計則

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

燕有拳陳餘不用其謀浹水敗由此觀之漢祖

浹水 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礼反

之聽未必一闇一聰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  
之謀非為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  
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  
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厚賂之說。國滅身亡者  
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  
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  
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  
之言。亡於智氏。慶叔之哭。不能濟。郤澠之覆。趙  
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

斷忠  
臣國

不庸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  
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  
不精。不庸取忠臣謀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為忠良慮治。蓋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  
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教。舒展安危之策  
耳。故唯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  
臣也。昔在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  
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  
君也。然必俟伊尹為輔。呂尚為師。然後乃能興

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密須忠良為  
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國之主者得  
師蹤往古叢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  
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搖萬機而賢之以至  
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  
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教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  
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  
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廠樂盈耳玩好足目養色

充慾廉服適休遠眺迥望則登唐表之崇臺道  
遙宿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  
乎桂林之芳園弋鳥与雁從禽逐獸行与毛嬙  
俱入与西施慶將當何從休莫窮悲之戚悻識  
鰥獨之誰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度羞兼品酸甘  
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間饋代至  
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莫飢飽之厄艱識困餓之  
誰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厦居  
重蔭之玄堂襲羅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過微

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之馬有秋日之  
涼將當何從體道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  
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裘疊茵累席居  
隙密之深處處復奔之重帷熾猛炎於座隅以  
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饒之膏有夏日之  
熱將當何從體道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  
乎此教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  
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  
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重

爵祿者爵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為尊者也  
故爵祿不可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  
之者賤居之者貴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  
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  
也易曰聖人之大廢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  
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  
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照其德聞其祿者知其  
功然猶誠以威爵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

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况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与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為苟非其道鄉相循逝明君不可以屈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与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為序軍于震畏千秋登相白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

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為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身雖則三公士以為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耻之天子據率士之資摠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群生固未易為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仄未有不及於求賢勸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十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強鉉不嫌登禹親仁也拳子不為宥父遠惡也以能照德立化為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

危非由他也。後又在官則治道清折伍于政則  
 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蓋  
 在於敏賢而誅惡也敏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  
 則眾惡懼昔魯誅少正伍人妻行燕礼鄭隱群  
 士嚮至此非其效與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  
 於禁闥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  
 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庸  
 苗思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劾之以事能推  
 事効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  
 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  
 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序暑震之以雷厲潤之  
 以雨露天不親事而萬事成功者以所任者得  
 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  
 天子之所為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  
 之災塗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  
 陋虞舜既登百揆時叙二八龍騰並幹唐虞故

能揚厥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後德，咸列度官。從塔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克矣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士之官者，非但欲備負教設厘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極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庸世之良材，即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

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育七政，直化四方，此三公之職。遠亶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易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蒙莖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負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



聲息民信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  
列官司之身勸之以爵賞誠之以刑罰故明誠  
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  
任重人主拯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  
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真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  
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  
元首臣三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体者也堯明  
後德身位以人所以強曰友而輔體也其爲己  
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

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直  
如手之繫身身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  
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勸不求容而自親何則  
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  
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  
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  
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容者以其  
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階也若此之人進退  
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

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  
權奪昔賈生膏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隨  
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君人之至道王  
臣之碩護也

夫料才數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  
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  
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群司隨才身位  
漢述功臣三傑異稱况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  
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管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

易彼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  
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之堪其任  
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  
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人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  
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  
性責其効事豈不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腐我  
子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  
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  
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  
 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  
 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  
 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  
 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  
 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  
 損益三代以御其世尔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  
 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内故百姓怨毒雄桀奮

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武不能取而所守之  
 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  
 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  
 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  
 天下雖安武不可廢况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  
 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漢高帝發迹泗水龍起  
 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冊遂掃秦項  
 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帝  
 高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

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身漢取身之具備  
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網元成以儒術失  
皇經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  
立明虛之制修辟廡之礼招集儒生思遵古道  
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文解於漢刃  
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  
騁功於利器拙夫搽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  
工匠而夫膏梁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  
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瘳則養之以膏

梁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  
治則被之以文德

民恒

天生蒸民授之以君所以經理四海收養品庶  
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序土之  
資此所以尊者也然膏粱壯觀出於民力器服  
珎玩生於民財千乘万騎由於民衆无此三者  
則天子財然獨在天所為尊者也明主智君階  
民以為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恒民也虞房待旦  
日側忘食怒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橙

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窳窳盈  
虛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妃匹之偶虛家之好  
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  
飢之飽輕裘累煖衣裳重疊則欲民皆有溫身  
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  
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  
仁惠廣治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  
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勸祚享長期者也  
若居无庇首之廬家无配匹之偶口无充飢之

食身无蔽形之衣婚姻无以致娉死葬无以相  
卹飢寒入於膻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辟不能  
杜其死聲千竟不能成其治進是以明主御世  
恤民養生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序廟不權  
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群書治要卷第卅八

--	--	--	--	--	--	--	--	--	--

